桐城吳先生文集

送張廉卿序

孫況揚雄世傳所稱大賢其著書皆以成名乎後世而孫卿書稱說春申法言歎安漢公之懿皆干世論之不韙載而以告萬世者世以此頗怪之吾則以謂凡著書者君子不自得於時者之所為作也凡所以不自得者君子之道不枉實以諛人而當世貴人在埶者必好人諛己十人諛之一人不諛則貴人惡其慠己十人者惡其異己貴人與貴人比肩於上十人與十人比肩於下上惡其慠下惡其異雖窮天地橫四海而無與容吾身

吾且於書也何有於此有一在埶者雖甚惡之而猶敬乎其名而不之害傷則君子俛嘿而就容焉而以成吾書而是人也雖敬乎其名固前知其不諛己也聞有書則就求而亟觀焉察其褒譏所寓得其疑且似者且曰此謗我也此怨非我也則從而齮齕之矣蓋必其章章然稱道歎羨我也夫乃始憖置而相忘焉彼君子也其志潔其行危其不枉實而諛人眾著於天下後世及其為書則往往詭辭謬稱譎變以自亂以為吾意之是非後有君子讀吾書而可以自得之矣安取彼譽譽察察

者為嗟夫此殆君子所遭之不幸其用意至可悲而詩三百篇所為主文而譎諫孔子之春秋所為定哀之際微辭者也楚兩龔孔北海禰正平之徒背而易之乃卒會禍殃至死不悟豈不哀哉二子之書意其在此吾既推而得之會吾友張廉卿北來乃為書告之復書曰子言殆是也蓋自廉卿之北遊五年於茲吾與之歲相往來日月相問訊有疑則以問焉有得則以告焉見則面相質別則以書每如此今茲湖北大吏走書幣因李相國聘廉卿而南都講於江漢廉卿今世之孫揚也見今

貴人在埶皆折節下賢不好人諛己其所遭孫揚遠不如其北來也自李相國已下皆尊師之老而思欲南歸而湖北君所居鄉其大吏又慕聲禮下之如此吾知廉卿可以直道正辭立信文以垂示後世無所不自得者獨吾離石友無以考道問業疑無問得無告於其歸不能無怏怏也因取所意於古而嘗質於君者書贈之以為別

祭方存之文

維光緒十四年十月八日汝綸謹以清酌庶羞昭祭於

誥封奉直大夫五品卿銜裦强知縣方先生之靈嗚
乎同治之初君客始旋吾初私學君聞謂賢招攜觀游
試使為文搜我篋藏持獻相君學匪禽犢有媿在顏東
南清夷中冬科舉已試强我入謁相府用下敬上干冒
是懇我官中書貧不自存相君愛士甄錄在門宏我道
義博我埶文沾以微祿使榮其親始媿且懇卒賴之緣
追維本初非君曷因從事在行君數來萃相君北征奏
君試吏聚居一城朝夕見誨貽書往復日或三四法語
德言雜以謿刺我悍不遜口給為戲相見大笑袖還子

書予後益進悔庸可圖我聞笑謝後謔自如君在袁强我剌溪州相望百里事必諮謀我嬰禍譏君欲拔我愛我至甚忘其不可豈我能任黨私實過逮我再起君歸已裝期我早罷溪山徜徉斯言未踐君胡遽逝我悔而覊曾不少待自君之去我孤又睽十見十諾背輙相非幸君無恙千里有師今其已矣誰乎予規吾縣文學聳德 聖清淵源所漸自方侍郎韓歐之文洛閩之蘊拜為一條壇宇維峻五傳逮君勇於自信琴曾進取願人所訾終其斐然翳孔之思及君無恙士亦多口今其已

矣誰嗣君後君吏而休有　詔起用者學上聞旌秩爲
卿有文有書有子克家君其奚憾惟是吾徒俯仰今古
感念舊游曠矣悲夫尚饗

祭弟文三首

維光緒己丑正月某甲子先祿君既病不起三日成服
設奠孤子駒哀不能文其兄汝綸撰詞以祝其詞曰蒼
天蒼天專禍我家二親既背伯兄復殂甫及十年又奪
予季以去祖考何辜責其丕子曾不赦圖酷矣痛乎叔
在山東方有鬱紆不敢遽赴敢告嗚乎痛哉君其臨饗

成服之明日孤子敬薦朝奠汝綸再告先祿君之靈嗚乎我殺吾弟我殺吾弟弟疾有牢根不可卒拔前四五年時時間作久輒復平至去年夏秋愈益佳善與朋游詩篇唱和往復不休張廉卿范肎堂皆稱其才過乃兄甚遠弟亦自喜疾損謂可減兄憂也及聞吾乞退寢尋加劇弟素沖淡何以至此此無異故家私以有官為便弟疾以無官為苦展轉煎迫不能去懷又不肎告語寡兄疾乃以此益不可為矣嗚乎我博高蹈之浮名而寘吾弟於必死嚴冬疾甚而吾曾不察知及春困篤日

加則又惑亂方藥左誤右誤不死不已天下雖有兄弟相惡之人不至必弟於死吾忝讀書知愛弟乃蹈此大惡天地有窮此恨何極今八尺之堂六尺之木吾弟偃寢其中饋弟弟不食呼弟弟不譍疾苦之狀呻吟之聲且不可復聞見何問朋游吟詠之事乎遠聞風聲怳如憮歎清肌瘦骨在吾目中事至意動輙擬咨度翻然猛省室已無人遺書在牀遺藥在几寡妻悲號稚子無色嗚乎此哀何時弭忘酹汝一觴庶幾在饗　其三日朝奠薦事以官舍將授代者不獲朝夕將事將殯於神祠

俟定期送還故邱汝綸為詞終致其哀其詞曰猗熙甫乎子去何歸乎子將上歸於九天天公高居頗聵聾兮自出瓌寶自毀弃而不珍儲精蓄英鍾爽特兮始生之豈非艱宜擁護扶掖使底於成兮乃旋而夭閼之若折一管吾欲使子摘擗日月提擲星辰使天不能神有精英不自保兮何用縣此空文猗熙甫乎子去何歸乎子將下沈於九淵窟媪溟藏不別白兮短長善惡糝為一塵閼瑋氣於厚土兮發僮為無知之掊梓至脆之芝蘭譬毀璧為玉屑兮銷昆吾為錢吾欲使子掀翻大海蹴倒

昆侖化佳人為異物兮尚何理之可言天地不足恃賴兮吾誰愬此煩冤父母日以遠兮又誰呼而盡聞子尚歸來子有兩昆兮或衰或羸昆有不適兮子乃身之仁以達其情兮忠以致其謀福若固有兮禍則驚疑遠者月有書兮近不能以一日離子去不還兮夫孰問子昆之是非子尚歸來子有令妻兮先姑之宗大義夙敦兮匪燕暱是從恩勤嬰穉兮乃瘁厥躬用勞致疾兮子呻不寍子去不還兮子之妻恐不得生子寍忍置兮忍隔訣而不通子尚歸來子有弱息兮能讀父書學為文字

兮佳處足以為子娛幼不好弄兮嚮學則劬體孱不任執喪兮子盍不圖子去不還兮能不眷此遺孤子尚歸來子有嬌女兮未離保阿幼清中慧兮齒少而能多子所愛憐兮拊手而摩子去不還兮奈此嬌女何兄弟妻挈招子歸兮子乃瞑目而不顧留子骨於孤城兮吾又將家而遠去百神哀而呵護兮無毀傷此靈柩秋水時至兮吾當奉子以首路幸中道過叔子兮歸依父母之邱墓嗚乎哀哉尚饗

張筱傳六十壽序

去年秋汝綸至天津主張侯閒與客語客語張侯賢且
謂曰張侯以名進士爲吏部有聲公卿間出以觀察事
李相公於天津不可謂不得主李相公遇之不可謂不
加禮嘗一攝大順廣兵備吏人謳思之不衰至今不可
謂無績效然而待闕於天津且十年年垂六十矣迄不
得一補官每一道闕人相公求堪其官者必首及張侯
然迄不輒得張侯得毋有所恨乎余曰凡所謂官者出
其力能以辦治當時之事使其才充乎其位者也有其
位而無所事才力無可見君子不以位爲樂也位之未

得而事蠭起麇至而吾才與吾力皆有以副之君子不以未得位為憂也今　國家懷柔萬國天津為方內重鎮李相公經畫艱鉅廿餘年矣　天子新臨事張軍禦侮接待殊鄰一惟李相公是任中外大疑大計畢集於幕府天下瑰奇偉異之士四面輻湊如水歸壑得相公指付一事皆前古無有始開之於今可留示後者成輒為奇功顯績足自矜重不論官位大小蚤莫有無也張侯既為相公所加禮又有聲績為吏人謳思其補官固可指取而有今在相公左右事緩急倚張侯辦治者不

知凡幾其才與其力裨益於當時者甚大以視他人之被相公矜憐尚榮以一職者其輕重豈不較然矣乎然則張侯將樂且不猒矣奚恨之云乎既以此應客及今年張侯正六十諸客嘗所往來者謀侑觴之詞於汝綸汝綸於諸客中最舊故不可辭遂書其語以為張侯壽

趙忠毅公遺書後序

王君藎臣令高邑搜訪趙忠毅公遺書得若干種補綴殘遺屬予識其事予讀其書大抵教授徒友之作非欲流示後世者獨所著文章為可久今王君所得文集僅

尺牘四卷無他體天啟中所上疏及味蘗齋遺筆皆别行不入集中而詩歌又佚不見蓋殘缺不完之本也趙公文集廿四卷載在明史藝文志乃公沒後所輯錄崇禎中刻者藎臣今所得則萬曆時刻本蓋公罷考功歸里時所著也方是時公與顧涇陽鄒忠介三人者皆負天下重望皆以齟齬於世退休卅餘載授徒講學若將終身及泰昌天啟間鄒公與公先後起用顧公雖未出其在林下故亦以天下為己任自今觀之三公者皆非能遺世枯槁者也考其終各有樹立而公尤磊落俊偉

中奇禍斥遷流離靡頂踵而不悔豪傑之士爭慕效之遂成一代風俗其於生死禍福既已漠然無動於中則其出處進退之間夫亦豈漫然者然使蚤知其後之獲禍如此之烈其於君國曾不能少補分毫則雖公相之榮徵聘之踵屬而狎至固將夷然而不屑以一眄也以忠義為天下倡特公之不幸耳夫豈本志所及料者哉士苟出而任天下之重義不可以苟退斯已耳已退矣則其審所自處者宜何如也

曾文正公靖港之敗發憤自投湘水幕下士長沙章君壽麟既出公於湘之淵已而浮沈牧令間餘廿年乃追爲靖港之事爲圖名流爭紀述之或曰章君一舉手功在天下而身不食其報茲所爲不能嘿已於是圖也或曰不然凡所爲報功云者躋之通顯云爾自軍興以來起徒步解草衣從文正公取功名通顯者不可勝紀也其處功名之地退然若無與於己者一二人而已耳人奈何不貴其一二不多得之人而貴其不可選紀者哉夫有功而望人之報我不得則鬱鬱焉悄悄焉寓於物

以舒吾憂此非知道君子所宜出也且章君安得自以為功也夫見人之趨死地豈預計其人之能成功名於天下而後救之哉雖一恆人無不救矣見人之趨死地而救之豈必有膽智大勇而後能之哉雖一恆人能之矣事埶之適相值而不能自已也云爾夫何功之足云聞有功而不求報者矣未聞不自以為功而猶望人之報者也然則是圖何為而作也曰文正公之為人非一世之人千載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載之後而遥望千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慼焉吾

生乎百載數十載之後而近在百載數十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與之周旋也猶之戚焉並吾世而生而有若人焉無千載百載數十載之相望乃或限乎形埶或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吾仍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並吾世而生無千載百載數十載之相望又且不限於形埶不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而獲親接其人朝夕其左右而與之周旋則其為幸也至矣雖其平居燕閒遊娛登覽之迹壺觴談笑偶涉之樂一身與其間而皆將邈然有千載之思也而況相從於憂虞患

難之場而親振之於阽危之地者乎此章君所以作是圖以示後之恉也與妄者至謂使文正公顯擢章君是深德君援己而死國為偽此則韓公所謂兒童之見者矣章君既没其孤同以汝綸與其先人皆文正公客也走書屬記是圖為發其意如此圖曰銅官感舊者靖港故銅官渚也光緒辛卯八月汝綸記

張靖達公神道碑

公諱樹聲字振軒合肥縣學生員曾祖監生世科祖傑父府學生蔭穀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禄大夫妣皆一品

夫人合肥自咸豐初遭洪楊之亂豪傑𠉀起收召徒黨勒習軍陳與苑賊抗拒六七年及相國李公治軍上海諸公各提閭里子弟為軍猋起景附從定江南席卷中原再剗劇寇遂為國家勁旅天下稱為淮軍公其一軍也始諸公初起閭里皆散處四野公獨以謂寇來無方不得地利不足自葆就於是創結堡壘阻河山為險嘗據堡擊卻悍賊陳玉成由是諸公先後仿依為堡百數十里間連屯相望賊豕突狼顧不得便利淮甸以不大蹂皖將帥上公功累官候選同知先是諸公以武節

相侈快恩仇務兼并互為長雄而公以諸生周旋其間
獨用儒雅遜讓為義諸公多訾笑之公既倡為堡塞及
後李相公從曾文正公軍江西公又遣間使走江西軍
貽書李公論賊形勢利鈍及鄉勇可倚辦賊狀甚具曾
公見其書大奇之詫曰獨立江北今祖生也由是公名
始顯聞同治元年以軍從李公上海會諸軍擊賊泗涇
大破之福山降賊復叛會攻福山拔之遂會攻江陰無
錫克之會圍常州別將卒三千橫截援賊夜壓之三河
口禽斬萬計還軍薄常州先登克之移師入浙會克湖

州江南既平積功補徐海道公自始起從李公上海訖平江南凡三年未嘗離李公軍及是始釋兵之官而曾文正公督師勦捻駐徐州公朝夕受事逮後陳臬直隸曾公又為直隸總督故公為吏隸曾公為多及晚為大吏則又與李公相資濟云李公伉爽不為謙諸所部將帥皆果埶進取或不相絀下獨公退讓逡逡與諸公折節交驩既從曾公為僚見曾公深自約敕則傾心慕效其所為好士親賢見後進有文字論議忠亮輒罄折禮下之唯恐不當好推薦賢士所薦或起家至封疆公顧未

與識面以此中外名士翕然歸嚮歆公謙德然公雖執
謙讓至　國家有緩急大事則忠勇勃發不可稍遏抑
也在徐海未幾遷直隸按察使與平捻亂遷山西布政
使漕運總督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所至有績回任江
蘇丁繼母憂去官光緒四年服闋入見　天子面論二
事一停捐例一變通綠營時論盃附唯　天子亦注意
用公補貴州巡撫未至調廣西巡撫以平李揚才功遷
兩廣總督摘猾勵廉風改化漸會李相公居憂調直隸
總督北洋大臣朝鮮亂燬日本使館是時廣東水師提

督吳武壯公長慶防海登州公傳電謀之李公急撤武壯東渡武壯自登州率師三千用一日夜徑抵仁川直入朝鮮國都取其大院君李昰應送天津朝鮮大定日本海軍遲一日至頓兵海口錯愕不能發事聞 上大賢公進階太子少保九年秋法蘭西侵越南越南人來乞師中外士大夫斷國論者皆以為當救於是 朝廷決意用兵是時李相公已還鎮天津公方以病休假聞越衅即疏請出南關督師不報 命還廣東治軍防海至則扼長洲險隘築礮壘岔募兵教練傳電西國購大

礮兵槍水雷之屬自廣州至龍州創設電綫規畫粗具而廣西關外軍敗挫公聞盛憤切請解官專一治軍報可已而奉　命督師關外又奉　命援閩而廣東大吏輙疏請留公公亦疾甚不可為遂以十年九月卒於黃浦軍中年六十一遺疏入　天子震悼宣史館立傳予謚靖達李相公為再疏請直隸江蘇及安徽皆立專祠公前娶陸夫人生二子曰華奎己丑科進士四川川東道曰雲霖縣學生員女一適劉某繼娶吳夫人生一子曰雲鵠公終始兵間神思縝密臨敵堅重不為表襮在

粵東位望益高軍旦夕警中外恃賴以無恐駢善官文
書在軍在官決事有程暇輙不廢記覽於淮軍中最為
儒將其從行閒入官及擢任疆吏亦於淮軍諸公最為
先達為政務持大體不為煦煦小惠汝綸少習於公又
辱與華奎遊華奎狀公行來告曰先公墓碑未刻子無
用辭乃為銘曰
皇督九夷荒遐四歸有忕懷濡決藩內鬩伏戎乘墉孰
惕不憤嗚乎我公雖死猶奮予伐不究激懦則多彼驕
亦推以卒交綏匪知匪勇茲艱孰抗及在醜虜則猘然

褒不卒其施委祉其延我銘式旌勞臣之阡

誥封淑人梁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梁氏今總河侍郎奉新許公之側室也故番禺人父戰死軍中淑人幼也鬻於南豐趙氏寡婦所趙氏仕宦大家憐淑人女畜之寢同衾食坐同席許公既入翰林年長矣而未有子聞淑人賢則遣媒導言於趙趙愕曰是尚幼吾且資以共命未須嫁也媒者曰若嘗奇貴此女遣嫁得許翰林今貴矣奈何惜留之趙因復謾謝曰必求是者當持聘錢若干萬來趙意許公貧不辦

此也媒者復命則應曰謹如議趙不得已諾許遂歸許公既歸通敏識大體語多傳薦紳間許公視學陝甘將眷累以往會迎考光祿公不就養淑人則請與嫡夫人歸奉新侍親使公得摶心營職絕家室累其後左文襄公疏言學臣不避險艱親厤窮邊漢回驩迎爭拜馬首

天子嘉之許公所以能出入賊地諭招降附以塞職禆曠試者淑人力也淑人年十八歸許公卒於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年四十有五生五女子無丈夫子嫡夫人有子曰恩緝實母淑人淑人之封則恩緝推　覃恩所

得者其卒也恩緝哭之絕慟至不忍聞許公以為義不顧私聞天下於淑人之卒則為詩百章以叙其哀與許公遊者爭為文述淑人之懿美以塞許公之悲好事者題之為詒煒集始淑人事嫡夫人恭甚既為三品命婦嫡夫人命易章服卒不敢終其身不易既殁乃以三品服斂云汝綸與許公俱出曾文正公門下將葬淑人許公使為銘銘曰

蘭澤兮流芳履綦兮房櫳綺麗兮綢繆判獨離兮不强忽變兮煩寃千辭兮萬言魂杳冥兮不聞多文兮徒煩

一室失賢兮吁其謂何

讀淮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淮南王諫伐閩越為漢計謀至忠懇而世輒以謀反少之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則審卿公孫宏構之而張湯尋端治之蓋冤獄也凡史所稱謀反反形未著而先事發覺受誅者事大率皆類此古無所謂謀反之律也公羊氏之說春秋乃曰人臣無將將而誅而商君治秦則有告姦之賞有匿姦不告姦之罪其卒也身坐反誅車裂以徇曰無或如商鞅反者此亦足以明造法者之受禍

烈矣乃自是以來有國者一徇商君之法不少改也漢興高祖用之以除韓彭元功之逼文帝用之以翦濟北淮南宗親骨肉之忌而淮南仍父子被惡名隕身失國太史公蓋尤傷之後之帝者開創則除功臣守成則忌骨肉而皆以謀反為主名亘千載踵躡一轍是其尤可悲者也昔者嘗怪賈生以天下才自任既痛哭上言請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矣乃又欲廣梁淮陽封皇子以導迎人主忌兄弟信任己子之私心且逆慮易世而後當復忌兄弟信任己子如今日也故以為二世之利此真

小人逢君之惡者之所爲耳以此議法庸有當哉三淮南之封文帝徒以解慚固非本意賈生逆揆其意而欲爭止之其說雖未行漢君臣自是固日日以白公子胥待三淮南矣王安知之故以讀書鼓琴學養生之術自溷使天下衆知其儒柔無武節冀可少安乃卒不能自脫吳楚之反之不從亂至歸功國相所劾蓋不待伍被詣吏告變而識者知其不可以終日矣此小山招隱之所爲作也悲夫或曰王安方以讀書鼓琴養生之術自溷閩越用兵當取道淮南安乃欲諫止其役似恐漢知

其國阨塞地利者不啻中漢朝之忌乎曰此國家利害不得顧己私是乃安之所以為忠懇也且武帝用兵決於英畧無敢訟言諍論者公孫宏諫伐匈奴卒受難自任過司馬長卿欲諫開西南夷亦不敢正言而託諭於蜀父老獨王安於閩越之舉莊言切論不稍避忌此其賢於長卿宏遠矣用刻深之法聽讒間之言以自遂其忌克之私至於獄成而示之天下雖皐陶聽之亦以為不誣而前事豫計者且因以受遠見未萌之譽宏湯不足論吾獨怪賈生申商之學之禍人才傷國體至於如

此而世且詫為奇才犀㬇然而莫之省也

題玉露禪院

余始從曾文正公軍在洣𡨋玉露禪院既踰月隨軍去其後往來南北數數過洣𡨋皆未獲復至是𡨋今年留洣𡨋浹旬乃始一訪舊跡既至門墻庭院邈不復省記葢去是已廿有七年矣久之始得吾故所居樓又久之而得文正居室問舊時老僧曰脫塵者則死十許年矣今之諸僧皆少年不知舊事有五六十者二人其一吾去後始來居是𡨋一人雖前至而文正駐軍時僧則之

田收穀麥與余故不相識也始吾在是莽公事稀簡日從丈正諸客娭遨每飯罷輙連鑣走馬始出皆垂策緩行已忽縱轡怒馳爭先鬬捷取獨出絕塵爲快有墜馬者則皆蹴足迴旋聚集而譁笑之是時諸客中吾年最少意氣之盛豈復有度量今之來也孤遊獨往追維曩蹤旁無知我前後財幾日盛衰聚散遽如此遠想前古俯念來哲益自悼身之將老而無能爲也既怊悵不能去乃記此以諗後之來游者

祭問二首

問乾繇元亨利貞文言以為四德前世明易者翕然信之無異詞獨歐陽永叔據左傳穆姜之辭以為文言取之左氏其說甚辨然而後之儒者莫之是也六藝折中於孔子而歐陽氏宋之大儒也其致疑於孔子如此其亦有他說乎不然安知非左氏之有取於文言也六十四卦繇詞所以為占也獨乾稱四德與他卦不類謂之四德則每字為句矣而文言又以乾元連讀一篇之中前後異解其說安在朱子本義不依文言四德釋為大亨而利於正辭義致為明捷顧乾元之文彖傳文言皆

有之與他卦言元亨者實異則大亨之解其果當乎諸卦之亨有不稱元者又有所謂元永貞者其說云何亨之為通常詁也諸卦爻詞無言亨者獨卦詞有之其果為通乎揚子法言又有所謂亨龍貞利是揚子之讀亨讀利皆與今詁不同貞之為正亦常詁也至如利牝馬之貞不利君子貞豈亦可訓為正乎諸卦又有利女貞利艱貞利居貞利於不息之貞及所謂利貞征凶利永貞勿用永貞可貞不可貞小貞大貞貞大人貞婦人貞凶貞厲貞吝蔑貞得童僕貞喪其童僕貞此諸貞之詁

當為一義乎當有數義乎易之道大矣辭之未通而能知其道未之聞也乾繇易詞發端而疑滞難明如此諸生學易有日矣當必有以開之

問太史公謂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意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循是言之左氏所記皆當得其實矣今其書開卷即有子氏未薨歸賵及君氏卒等說非所謂失其真而為異端者乎史公所載事多異左氏蓋採之他書至華元饗士固本左氏矣而云其御羊羹不及

古以斟為羹其說是也而今左氏則以羊斟為人名豈史公所見左氏書固與今異耶左氏記事之書不主釋經其泛為釋經條例如所云五十凡及元凱所稱變例非例等大抵皆後之經師所附益顧或謂左氏本名春秋不名傳名傳者自七畧始今考史公於左氏稱為左氏春秋與虞氏呂氏春秋幷言戰國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所引即襄十一年左傳魏絳語又孫卿為書謝春申及韓非子姦刧弒臣篇皆引楚王子圍齊崔杼弒君事皆見左傳而云春秋

記之是太史公以前至戰國皆名左氏書為春秋不名為傳漢儒者謂左氏不傳春秋以此若如今書多為釋經條例則一望而知為春秋傳矣尚何深閉固距之有雖然循是說也將杜元凱所稱發傳三體者固非其實即左氏自云謂之禮經者亦且不足據歟抑史公稱二傳亦止曰公羊穀梁春秋若言施孟梁邱易歐陽夏侯尚書齊魯韓毛詩云耳其書本皆傳皆釋經其稱傳不稱傳固不必論歟要之釋經條例固必有後人附益之者班書稱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初傳訓詁而已及劉

歆治左氏引傳文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而後書又言歆使鄭興撰條例賈徽從歆受左氏亦作
條例卄一篇近儒以此疑左氏所稱書法皆劉歆之徒
為之固不為無據證以漢書律厤五行二志所引如不
書日官失之如六鷁退飛風也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如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等說皆稱為傳文班氏於躋僖
公引左氏說不引傳於大雨雹既引左氏傳又引說是
其書於漢經師之說不以羼入傳文分別至嚴若劉歆
等所為條例其不引為傳決也然則今書中所有條例

果誰為之歟昔之知左氏者推揚子雲韓退之其言曰品藻而已浮誇而已今讀其書知所謂品藻者云何所謂浮誇者云何且韓於諸書皆著其實獨於左氏目為浮誇又何說也近世顧亭林姚姬傳皆謂左氏書非出一手果何所見而云然耶抑二子所舉之外尚有他證耶凡為書詳畧有體今左氏記十二公時事獨襄昭為詳其所載當世名卿大夫多矣而獨子產晏嬰事蹟為詳其義安在能詳述所聞以釋疑滯乎願聞其說

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記

上之元年保定薦紳之士四十有九人聚謀曰曾文正公來鎮茲邦遺德在人今天下皆立公祠保定獨無有無以寄吾民之思請立祠以永大惠語聞　上可既而閱十有一年工不克興大學士總督李公乃以白金二千畀今正定知府陳君慶滋使庀材營搆思公者頗以貲繼於是成前堂正室以妥靈薦誠方續規其後隙宇爲燕饗之堂中作而輟後六年署津海關道李君興銳又以白金二千屬記名提督獨石口協副將陳君飛熊卒成前功思公者又以貲繼於是後堂既成材用有餘

則又新其前所成堂室更易撓折飭治陊剝猶有餘財又別為屋若干間收其屋食以給歲事是年冬十月功竣已竣行事祠下文武吏士在位列者耆老大夫之退休於居者賓校之逮事公而客茲土者咸會於庭相揖並進皆曰昔公膺受疆寄南則江南北則畿輔公於江南親揃滅蛇豕蕩滌巢窟再造士壤還之太平與民更始功亦偉矣而前無因襲恣公自為譬之猶操利刃劃濡塗也至於畿輔則不然密邇京輦事取中制憲度久故甚設而窳民吏惰偷敝極不還公又為政日淺歛抑

勇智投合故跡凡所經畫率疆吏常職無奇蹟異狀獨
其精誠鬻積貫洪洞纖事往神在卒用回易聽視曠然
大變掃因循之習開維新之化當時觀法頌治身沒數
十年餘教不沫中材以下不知所以致之其視江南難
易縣遠而江南自公即世者　詔建祠以慰塞民望名
都大城勸率祠祀畿輔獨天津有祠保定者善公故治
所而物力艱絀屢爲屢輟被澤閎大答不副施然且窮
歲累年不怠逾奮距公薨廿有一載卒訖功役由公功
德湛漸彌久益著思公之心人不自已是用卒底於有

成不可以不記也於是衆以命汝綸汝綸則原本邦人思公之惜謹識其作之始末使鑱之石以流示後之君子已又為之詩曰

嚴嚴邦畿四方是儀四方奚儀曾公實來昔公未來吏積不興公既涖止厥治蒸蒸昔公未來兵尪而孱公既涖止勁旅如雲士昔失學民亦不澤有娭有撲有襦不複孰師孰父孰覺以煦公既涖止乃塾乃庠維民維士維兵維吏譬病且瘻得公並起凡公之施人亦貌為疇則陶鑄一世之才才之既成其施逾遠八區一風自我

而轉風則轉矣施則藏矣歸公於南旂翩反矣公行去
汝嗟汝無苦公歸於南餓公汝哺公南尚可死誰卹我
死今二紀公惠猶始雖則猶始公身往矣我思曷已百
世其祀

袁望清詩序

會稽陳雨樵有友曰袁望清名河者喜為詩病且卒盡
舉生平所為詩付託雨樵雨樵受而藏弆之逾十九年
乃謀刻而傳之望清弃百好畢世而獨肆力於為詩身
死骨且朽而不能忘情於其詩之存亡其志蓋可悲夫

抑雨樵之風義又何其近似古人也文章之士類不能無待而傳老死蓬藋名業不表於世者衆矣然且為之不止者何也負才絕異不能不有以用耳窮極艱賾至於精變神會上通造化無問世遠近必有護持而嬗傳之決然不聽其沈没者是雖在千載之外猶一室相付受也夫然故闇澹没世而不不辭殆宜爾矣

旌表節烈張太宜人碑銘

長垣知縣程君熙狀其母太宜人遺事曰吾母無錫張氏先世攜家遠賈來居運漕運漕瀕大江吾含山一都

會也熙家在焉吾母幼警敏尚志節喜爲詩時時與兄弟唱和外大父母特愛之年廿來歸先君是時家隆盛內外宗衆多吾母恭儉仁恕事上撫下曲盡婦職咸豐癸丑賊蔽江下竄運漕熙家悉破先君避地無錫吾母挈熙與兩妹繼往崎嶇江關遲久乃達生事大窘熙時九歲無力就傅吾母手刺繡口授熙書提攜弱妹晨炊夕汲一身百役勞勩異甚薪米貲用盡出十指性耿介恥求人念終不自給遂習帶下醫聚方書數十種讀之三年業成而金陵潰圍三吳瓦解無錫城陷念終不能

俱全勸先君攜熙逺避身獨留不去賊至大罵赴水死時咸豐庚申四月十四日也享年卅有八事聞奉 旨旌表子一即熙也某科江南舉人由工部主事出為知縣畿輔女二人適無為許三錫和州林述彭遇賊時皆以小弱得脫無恙先君諱某以熙在工部時有加銜贈某官贈吾母太宜人太宜人生平詩甚多冦燹後皆散佚僅存數十首其見危効節時時形之吟詠志蓋素定平居渓自刻厲教子有法熙始垂髫言動即示以規矩不使偭錯其大節雖蒙 詔褒錄其懿文高行恐久且

湮滅謹追溯幼所親聞見敬述一二乞賜銘章託不朽汝綸曰太宜人文節操行應銘法是宜銘銘曰

士或有文而隳於行矜行在細或節不光具一闕二羣褒而賢備有三德丈夫實難而況婦人教久不敦於惟賢母完德於素避亂屯蹇卒禍於寇於義雖豐在遇為嗇報之俎豆而德不塞維積維流維後之熾刻銘樂石傳示無極

胡氏譜序

巢山胡氏譜既成副貢生胡君調燮自桐城涉江東行

浮大海踔五千里到保定徵序於余余問君族姓始末君曰吾胡氏占籍桐城自五代始元天曆舊記已稱傳三百餘年十有餘世迄永樂譜序則稱四百年餘矣以迭遭兵燹譜數亡佚北宋世系斷續不可譜譜自宋南遷以下而 國朝順治時所為譜又頗附益失實吾王父考辨其謬誤者缺其遺佚而完著其可知者為譜若干卷族之人或起而非議之王父、不顧而譜卒堅定今又五十年吾季父又繼述焉吾隨而編輯焉以先生辱與吾仲父遊也故敢來請余曰吾 桐城諸著姓大抵元

明間始遷唐宋舊族今存者實尠獨君之始祖興於唐季五代逮今向千歲而子姓蕃衍詩書庠塾肩摩踵屬不絕傳云盛德必百世祀殆謂是歟世益遠文字益殘闕難紀乃祖所爲譜考於舊牒而述其可知疑者則闕蓋其愼也是非久而後定當其未定昧者僭於近聞篤於咫尺之見遵循謬妄而不敢稍變易此常態耳及其既久未有不運移而隨其是者也君子之處宗族鄉黨也蓋不徒逡逡退讓爲也故有一家非之一國非之者焉要於見事明守義不忒始縱恠駴終必翕然狂狷之

所以異於鄉愿者為此也乃祖所為譜是其一驗矣往者曾文正公在皖為吾桐城置教養士夫之業歲入以萬數久而乾没於射利齷齪者之手一縣之士莫能誰何子之仲父知縣君與吾先兄肫甫兩人者獨攘臂爭救其失縣之人或起而非議之兩人不顧也會知縣君遠宦於蜀已而遽殂而吾兄亦旋即世事以卒不定有識至今以為遺憾事成否不必論若知縣君之發憤公正棘棘不撓夫非漸漬於乃祖之遺風者歟乃祖文行重鄉里一時名士咸與周旋著述多教子孫有法知縣

君既率其道不改今子與季父又能繼續其所為譜而踵成之如此吾知胡氏狂狷之才日新月異盛德之祀千歲之世澤蓋綿延未艾而不可紀極也既以語調燮遂書以告其族之人調燮字相臣其季父秀才某字某知縣君諱爾梅與余同歲鄉舉者也

姚公談藪圖記

吾桐城能文諸者率以經術道義相高獨湖南按察使姚公自少以天下自任所至延攬人才四方賢士景附波瀾雖顛沛不去其在臺灣以擊夷船事被逮下獄豪

傑之士知與不知皆為扼腕矣此圖公道光十七年攝兩淮鹽運使時所作安化陶文毅公為題其首曰談藝圖圖中宴集諸公蓋極一時之選如吳仲倫德旋李申耆兆洛毛生甫嶽生輩皆天下知名士也是後中國多故封疆大吏無網羅人才之意賢儁離散海內無此風流矣獨曾文正公在江南時大亂新定往往招攜賓客泛舟秦淮徜徉元武莫愁之間登眺鐘阜石頭流連景物飲酒賦詩以相娛娭汝綸於時間厠末座實嘗躬與其盛外此不數數見也今天下無事王公大人泰然暇

士之上不肎稍貶威嚴一問韋布編摩之業自其宜耳今以位論人則在上者至少在下者至多至於無位則尤多焉少者執會多者執散理勢然也是故在上者耳目思慮有所不及在下者羣趨而拾其遺補其闕焉有位者耳目思慮有所不及無位者又羣趨而拾其遺補其闕焉夫是以身臂制從而天下無廢事也橫絕而不相通流一旦有事祇在上若有位者數人遂可分形而徧給矣乎往者故人劉少涂嘗為余言姚公在位時交遊族鄰待而舉火者數十家錢米之餽日月以至及被

逮自度從且不繼也則餽之各倍他日是時行槖蕭然賴相知有力者餽贐之乃能辦裝行以故公之遇禍也老者歎壯者憤婦人啼皆若大憂之在己也及聞其獄解而歸也則皆若有身得之喜也蓋天下之士歸之如彼鄉黨故舊戴仰之如此設令當　國家大任有事疆場振臂一呼有不盡氣交走為之効命致死者乎惜乎公老而周旋兵間迄不得一竟其用也世之仕宦得意擬富陶猗而門下乃無一士者何也

賀蘇生先生七十壽序

武強賀蘇生先生與余同歲鄉舉余為深州賀氏壻從多從余遊先生獨未嘗一至州宅間遇之人家坐中始通姓名遽別去居二年余去官歸遂未獲繼見顧嘗自謂先生之為人吾能以意得之先生之弟鐵君瓌奇人也好讀書負氣欲有以為其言曰周之積衰繇周公之好文為之也商君之法無異三代孱商君不道乃曰我欲為三代此妄爾其論議驚人類如此人皆笑鐵君以為狂鐵君亦自負少可顧獨暱就余余問鐵君安所受學則自先生外無他師余固已慕望先生以為一世異人

矣先生二子曰濤字松坡曰沅字芷村自余未為州時
年皆才及冠已同歲領鄉薦松坡淵懿而文芷村簡默
有條理皆以先生命來謁余得二子益歎先生之教蓋
多術也當是時也與鐵君晤語豪激卓犖龥龥如也松
坡入吾室嘯詠終日琅琅如也芷村繼至沈凝練覈不
動聲色秩秩如也余雖未獲交先生以夫三賢者衆定
之亦安往而不見先生者後十餘年余為冀州鐵君已
前卒先生官故城教諭故城去冀僅百里松坡兄弟歲
必過余於是松坡學益邃文章益高余自度無以益松

坡則為書通之武昌張廉卿廉卿得之以為奇寶也已而松坡又與其弟同歲成進士余請松坡都講冀州朝夕過從舍中人往來故城多見先生者余亦自詭與先生皆久於其地終得因緣一見及余罷官教授則距先生益遠荘村亦出翰林為令福建在數千里外獨松坡官刑部郎猶主冀州講席每歲自都還冀或省覲故城往來過余余時時從松坡問先生起居而已迄不能一至故城見先生也今年春自山東還保定則先生前至余大喜過望始相見握手一笑則往時所接夫三賢者

若已習然不知何往焉徐而聽其言議挹其風采然後益知吾向所意得於先生者實未能擬似萬一也先生長余十有六年飲啗視余加健其寢處動作若三四十許人余問先生何以得此則笑曰心無事也已又笑謂余曰吾某所見子時美好少年也今子鬚髮如此亦且老矣余深媿之夫以一天下之大自天子至於匹夫自始有知識至於老死有一不勞其心智者乎古之道人所為絕殊倫輩者孰有大於心無事者乎余自顧生平於世俗聲利亦頗澹忘獨其心終日卒卒不能稍暇此

兵於素養事定則兵歸伍將歸京師川楚之役兼資召募不專用額兵變兵用勇自此始粵盜起大學士賽尚阿募潮勇擊賊而江忠烈公以楚勇顯聞潮勇不循法度難用江軍能戰守可用矣亦以奔命熸獨曾文正公起湘鄉教練鄉勇倚以辦賊號曰湘軍湘軍興而舊時額兵盡廢兵之制於是始變也文正公之起湘中也今相國合肥李公仍父子奉　詔出治團練淮南江忠烈之撫皖文正公嘗貽書忠烈言相國可屬大事也是時相國以編修治軍名位未顯展轉無所就及贈公沒久

之遂弃淮南軍從文正軍江西同治紀元以文正薦募淮南義故六千五百人赴援上海於是劉公銘傳潘公鼎新張公樹聲吳公長慶等各領數百人從號曰淮軍軍占募到皖皖撫李勇毅公續宜名為能選將知軍勝敗文正公使勇毅按視新軍還賀曰皆勝軍也吳平矣相國率軍至上海凡卅九月而吳果平於是淮軍增至七萬人矣吳平曾文正公與相國定議盡散湘軍淮軍稍汰羸弱留五萬人備中原捻患於是淮軍興而湘軍又廢未幾文正公率淮軍討捻病罷相國代之是時捻

分東西相國討之凡十月東捻平又六月西捻亦平中原悉定是後中外大臣爭建議用淮軍衛畿甸鎮撫南北交故用兵處討捻時軍頗增益至是留者四萬餘人及相國移督直隸治兵北海淮軍屹為中國重鎮天下有事取兵於相國相國輒分遣淮軍應之劉公銘傳率之至秦隴征叛回沈文肅公葆楨又與劉公先後率之渡海至臺灣禦倭禦法廣西潘公鼎新率之出廣西關外戰法人於越南張靖達公樹聲兄弟率之北戍山西邊徼南防海粵東吳武壯公長慶率之東過渤海定朝

鮮內亂今湖南吳中丞大澂率之北畧吉林黑龍江周剛敏公盛波武壯公盛傳兄弟更迭隨相國天津屯戍海上而天津又間遣偏師平朝陽之盜淮軍旗鼓獨行中國者垂卅年始相國起湘軍中所用皆湘軍法制旣至上海見外國兵械精整過吾軍遠甚於是盡弃湘軍舊械不用用外國器法勤習軍軍成不留行百戰而士氣常振奮者以器利而傷亡者少也蓋兵之制至是又一變矣變未有已也兵者逐事而具事已而更新不可終窮而大要歸於去所不勝以從所勝是故八旗之戰

也以弓馬勝湘軍起南方與賊爭長江之險其戰也以水師勝而淮軍則以外國兵械勝外國兵械中國盜賊所無有也用兵之道我能是彼不能是則我勝我能是彼亦能是則彼我遞勝遞不勝若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則我處於必不勝今環海萬國强弱相制長短相形莫不以攻堅保危凡戰守之器法相耀其智巧之士瞑目而思閉門而造者日興月盛而歲不同其國家之增兵益餉備物致用扞禦攻取之策亦百變而未有紀極而我中國之議論乃至今猶貿不知彼己欲以往舊朽

鈍之器已廢不用之法技捂其閭是肉與刀競勝植木禦斧持薄縞當强弩也一旦有事乃始周章四顧束手而無如何甚乃從其後發奮改悟而思所以補救之而勝敗之數已效於前矣庸有及乎斯國論之一蔽也相國之治軍也雖無事如臨大敵自中原大定以來卅年間聞外國有一器新出一法新變未嘗不擬求而竊放之以教練將卒故淮軍至今日視卅年前用兵之時其所用外國器法又屢變不一變而無一彈一鏃之襲乎其故設局以討其制立學以習其理日習月試以究其

用凡所規為不遺力餘智矣顧猶以中外之議論未盡同聲光氣化制作之本未盡明財力未裕學校未廣人才未出無智者創物之能無通微合莫之效西域之議吾國所為以不能生新為歉也而吾乃且規規焉顧已守常之為務斯不亦遠乎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日新之謂盛德自古任事之臣所以不肎牽率於庸人之論而必自盡其才為國家開物而成務者為此也昭忠祠之始設以將帥之任推轂　廟堂故惟建祠京師嘉慶中兵有召募始　詔外省立祠湘軍屢蹶屢起死事至

多則所在奏立昭忠祠祀之淮軍以器利少挫劒然將
士戰死者往往不絶成軍數十年積勞病故者又前後
踵屬也舊惟江蘇有祠以祀平吳戰死之士近年立祠
直隸以祀北征以來將士而合肥則淮軍本所自起祀
典不可闕也今奏立昭忠祠巢湖雎上祠成相國以命
汝綸曰宜有記汝綸則取　國家兵制之變及淮軍所
以制勝者論之俾後之謀國是者有考焉

贈光祿大夫記名御史刑部郎中合肥李公廟碑

光緒十有八年某月安徽巡撫沈秉成上言大學士直

隸總督臣某與兄兩廣總督臣某力勤為 國稟訓於
家其先臣贈光祿大夫記名御史刑部郎中某當咸豐
三年奉 文宗皇帝命歸治團練有功鄉邑往來渡巢
湖搏戰合肥巢界上二縣父老請即湖壖立廟祠祀宜
順輿情答忠藎慰勞臣孝思 制曰可於是相國兄弟
既合詞陳謝則簡選親吏相度經始庀材董役礲堅斲
良不窳不華明年廟成又明年有事於廟將文其麗牲
之碑相國以命汝綸且曰先公性方嚴不俯事權要初
在刑部卹囚謹獄刑官傳其法到今江淮俶擾奉 詔

治軍屢戰有績具在國史記人多知者至其忠悃奮激以殺賊立大功報　國自効時不展其用位不充其志獨抑塞摧鬱發憤以卒世莫得而言也始　天子命呂文節公治安徽團練呂公引某自助先公聞乃曰奈何用兒子獨愍弃我既呂公效節皖大吏疏留某助治軍軍事日棘淮甸益糜爛　天子南顧憂勞用户部侍郎王公茂蔭薦　詔先公歸廬州治團練　命下單車就道至臨淮廬州已前不守袁端敏公疏留先公聯結緣淮堡寨居數月安徽巡撫福濟又請趨先公赴合肥當

是時　天子注意團練屢　詔各行省在籍大臣團結鄉勇助官軍防剿而統兵大臣皆樂用兵不喜用鄉勇以為團練徒空名耳郡縣吏則尤恳之主客牽制形埶沮格而先公以一郎官與重臣名帥抗行鈞禮不相統攝無寸兵半菽一錢可自給也則視他團練大臣所處又獨難既歸合肥客或請先公專禄就鄉縣不輕詣羣帥先公方鋭意討賊不謂然也其後率所團卒會諸軍進攻出入廬巢間時有小勝負不足言渡巢湖會戰白石山下敗悍賊陳玉成走之軍稍稍振起矣已而糧不

繼挫衂徑揮散其衆罷歸臥家先公本自詭滅賊一不效而軍罷鬱鬱不自得居閒輒劇飲酣醉以忘其憂嘗寄書軍中誡某必滅此賊餉不足吾田數十畝可盡貸也某讀書心動一夕先公召兩從父縱飲且醉且呼酒酒至輒盡連盡數器不知人徑臥明晨遂不起某自軍奔歸既驚慟不及見先公後七年某始率鄉子弟起上海轉戰吳越齊豫燕秦悉定中原天下號曰淮軍軍多先公舊卒諸將中兩廣總督張靖達公樹聲即先公故幕客也軍事既平先公故不及見又後廿餘年乃克

承　詔立廟廟成將立石繫牲宜有紀述具著先公志事載之石上昭示後君子子其無讓汝綸曰合肥自孫曹以來用武之地也山水奇傑人民果勁立節概著在前紀曠歲千百不聞有閎達名世君子出其間者今相國乃始提挈義旅猋起雲蒸蕩滌河山燀威外國兄弟節鉞相望所薦拔文武吏士數十百人充周列位大氐合肥一縣之士意山川之氣閟蓄久故必昌通乎本所緣始則盡光祿公所涵濡而孕育也名位晉於一時功烈不卒於身緼結如彼流風遺教漬乎一家一鄉橫被

乎薄海內外光大如此前古所稱勳躬壽後委祉者未或倫輩宜垂顯刻流示無極乃不辭而銘之銘曰

灊嶽嶤嶤其神雄尊鍾於淮淝實生哲人哲人之生國步急難視國急難若疾痛在身欲横一軀塞漏九淵不究其施實恨下泉是生孝子卒所未竟掇輯遺旅為天下勁終奠九土幹蠱承考威風過海萬夷內首子父繩繩載聲而久在昔　文考決策撥亂取民於野是束是訓卒其成軍於湘則曾公起於淮是攘是扔身什軍立與湘代興居巢之湖其水滂滂守臣上言即祀於旁

帝曰俞咨伯嘉乃先功其以廟享世旌爾忠伯拜稽首答揚休詔告丕顯考亦世追孝騰蛇天飛其蟠在泥河江始濫鬱帶在衣初菀不極後焉大光刻銘牲繫下告茫茫

程忠烈公神道碑

咸豐十一年冬上海人間道至皖乞師於曾文正公當是時江蘇全境淪陷獨上海一縣藉外國兵助守埶岌岌不自保文正公疏薦今合肥李相國用道員往署江蘇巡撫援上海李相國既募淮士五千人遂請於文正

公願得參將程某自助文正許之程公諱學啟字方中
安徽桐城人始從賊中自拔歸曾忠襄軍忠襄克安慶
公功為多忠襄進規金陵且倚公辦賊公亦自誓滅賊
以報　國家及李公募軍東行忠襄亦還湘增募軍文
正知忠襄惜留公不欲斥與人也貽書忠襄曰吾督江
南且二載無一兵達江蘇李君新軍遠涉不可不資以
健將於是竟以公與李公李公新軍號淮軍公本以隸
曾公為湘軍軍瀕行文正令公軍改湘為淮公曰無九
帥命不敢文正歎異以為不倍本九帥者忠襄也公以

參將隨李公東援同治元年三月軍至上海是時江蘇兵尚五六萬不能戰戰輒敗衄賊張甚賴英法外國兵代復嘉定松江已又弃嘉定不守李公軍新至當勒習軍陳外國將趣新軍疾戰新軍將多未當大敵獨公所領千人為勁旅李公檄公屯虹橋不遽言戰也公行至漕河涇卒與賊遇敗之遂據虹橋明日賊大至又破之追至七里堡大破之從李公進攻泗涇鏖戰三日解松江之圍進擢副將與美將華爾會克青浦自青浦還援北新涇馳入壘與守將幷力禦賊卻之移守嘉定以總

兵記名簡放賊圍四江口從李公救之裹創力戰卻敵加提督銜公起虹橋至四江口連三大捷皆用少擊衆李公於是增公軍至三千人使進規蘇州道太倉太倉賊乞降察其詐許之嚴陳以待與英將戈登會克太倉進攻崑山告李公曰崑山三面阻水一面陸走蘇州先據其陸斷蘇崑要脅賊必膽落從其計克之補南贛鎮總兵記名提督先是太倉既克李公令公總領諸軍軍將人人異言及見公臨敵指揮則皆大服諸軍統將軍中號之曰統領公既總領諸軍李公令軍中別稱公為

統率以旌異公是時前江蘇巡撫薛煥入覲　太后臨
朝問程統率狀貌戰績良久而外國將初侮吾軍及是
戈登自崑山貽書李公稱公有大畧足自制賊不煩外
國兵佐助公亦盛稱戈登智勇以為中國諸將莫能及
也蘇州城大而堅四面阻水自盤門至婁門賊築長城
十餘里長城內穴地為石壘以避礮外憑水為固公自
崑山進攻蘇州連拔花江同里下吳江悉平太湖洞庭
山賊壘抵婁門而軍破嘉湖援賊自寶帶橋直入遂碎
其長城先是劇賊李秀成守蘇州及是急援金陵留苑

黨譚紹洸據蘇守禦長城既破賊將部雲官汪有為等洶懼介副將鄭國魁乞降國魁者雲官舊識也公與國魁單騎會雲官約以斬獻紹洸頭為信已約攻城益急紹洸召雲官有為等乘城有為突起拔佩刀刺殺紹洸賊衆擾亂聲殺數十百人夜開齊門降翌日雲官等持紹洸頭來獻公入城鎮撫是時城賊尚廾餘萬降酋八人請署為廾營八人分領之讓蘇城之半處官軍自踞半城助守公陽許諾語雲官等旦日出謁巡撫遂還軍沿白李公請誅八人者以定亂是時常州嘉興皆未復

李公愕然曰殺已降不祥且令常嘉賊聞風死守是自樹敵不可公爭不能得則脫所著冠提李公曰以此還公某從此訣矣今賊衆尚廿餘萬多吾軍數倍徒以戰敗畏死乞降其心故未服也今釋首惡不殺使各將數萬人麇軍餉大萬百餘與吾軍分城而處變在肘腋吾屬無遺類矣拂衣徑出李公急起挽公曰徐之吾今聽若何怒爲公曰苟見聽請一依某指揮明日李公過公稗將營八降人者出城屛騶騎上謁李公勞苦良久給總兵副將冠服有差留宴軍中且去曰吾屬有公事當

去吾令此裨將代吾為主人觴若等八人者既謁送李公入就坐坐定酒三巡伏甲起八人驚愕格鬬皆死先是公嚴陳入城及八人首至諭衆曰八人反側已伏誅餘人不問逆黨驚擾殺二千人而定降衆廿萬分別遣留皆安堵帖服無事蘇州平當是時鄭國魁怨公次骨以謂公賣友而外國法尤以殺降為大禁戈登至欲勒兵與公确鬬適時乃解而曾文正公在皖聞蘇州殺八降將歎李公明決能斷大事也自軍到上海至平蘇州凡十八月蘇州既平軍威益振乘勝援浙江拔平望復

嘉善遂薄嘉興嘉興城守不下吾軍驟勝且驕於是公陳斬臨戰逗撓者守備姜寶勝以徇士皆股栗用命攻嘉興匝月城破矣賊輒堵禦復完公募死士登城四登四卻憤甚哭出奮身先登飛彈貫腦踣復起部將繼登竟克嘉興奏入　天子曰程某創甚其加意療治已而以傷卒諸軍將士皆慟哭失聲遠近士民涕泣相弔同治三年三月也得年卅幾事聞追贈太子太保予謚忠烈遣官弔祭有加禮公為將紀律精整應機提出陰陽闔闢神鬼眩駭大小百餘戰未嘗敗挫賊望公旗輒走

自到上海見外國兵械勁利深研潛試一變中國舊法師彼長技淮軍用西域槍礮自公倡始李公以外國將驕蹇難制馭獨令公挾以攻戰起太倉迄蘇州與戈登交推互服殺八降將議論中乖及聞公死戈登乃獨流涕歎惜從李公求得公戰時大旗二攜歸英國以為表記曾忠襄在金陵聞公戰比有功深惜公軍去已文正亦悔嘗曰吾湘部坐失程某一名將吾媿吾弟屢檄召公還公亦誓平吳會還軍助忠襄答知己迄不得還竟賫志以沒公沒卅年中國與日本戰諸將失利李公匡

居歎息曰程方中若在何憂勍敵為其遺烈在人如此曾祖允中祖列義考大林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妣皆贈夫人前夫人高氏生一子與公同陷賊中公自拔來歸夫人母子皆遇害夫人之父復以季女與公為繼室後夫人高氏後公九年以同治十一年卒年廿八無子以弟子建勛為主後前後累得世襲併為三等男既冠引見用員外郎某年某月葬公某所二高夫人祔建勛以墓碑屬汝綸乃為之銘曰

運圮不反得人則轉大盜據江東顧席荅海壖片土借

人息喘李公東討旗始孤偃公提一旅單進深阻剸賊
胄賛使解身首挈吳會壤復還蘇撫江東事已藏熱厚
土論功中興諸將未有在公猶小大世未覩絕域萬里
懸鬲自古東耀厥武械器是寶我竊而放如魚脫數試
之三紀永勁我旅追元溯初伊公本始得粗畫止微漠
不討持以應客恃失其所使公不死國孰我侮曷不懲
遺藏玆功緒

武安縣孫君墓誌銘

君少孤事母孝善居喪喪母十餘年未葬不官不娶持

喪服不變除設几筵朝夕上食如新喪終其身一不易始遭喪在官所涖祥禫不能歸終日麻衰弁經坐草土哭泣部民爭持豚肩尊酒獻殯宮泣拜受以粟若薪蔬來餉則敬辭固辭固請即不可卒委之竟去如是者蓋數年而後歸歸又不克葬殯喪於所居堂寢處不離次客至入拜殯則加敬若承異寵退躡跡造門泥首謝户內無婦人有妻早卒母為續聘外家張氏女未及娶母卒未葬遂不娶久之張在室無恃賴間往為經紀有疾為問醫求藥視如姑姊妹然然終不娶其營葬且十年

始桐城人喜相營宅地形書親死不得善地輒留喪待不葬君先世留不葬者凡七喪君單傳無緦功親葬恐不卒期畢葬舊喪而後及母貧無貲亦頗信相墓說得地卜不吉即棄去用此十餘年不葬亦十餘年不娶不釋服從仕竟持喪以卒卒時年五十五君桐城孫氏諱慧基字積甫大父起端以二甲第一名入翰林終某官父某早卒君同治甲子舉人戊辰進士改庶吉士以母老求祿散館自取墨瀋涴試卷得知縣選河南武安爲政有惠愛縣宅後園有閣道抵北城暇則從城上縱紙

鳶為戲娛母光緒二一年旱饑君為券從富家貸粟賑貧民券文曰知縣孫某貸粟若干石加縣印其上給出粟者袁文誠公保恆奉　命辦賑過武安面歎君賢且曰好為之吾為君任其咎君坐是逋負鉅萬不能償及遭喪文誠公死矣河南大府持其事累年用此不能扶喪歸留滯官所久乃解君卒後族兄子美始就君所弃地惡葬君舊喪及君若君母君所聘夫人張氏來弔喪遂持服不去為君立後子縣人皆曰非獨孫君孝子夫人亦貞婦人也縣凡五鄉鄉醵若干金買田供君祭祀君

之門絕復立汝綸少與君同就試有司又嘗同出京師南歸相與共資財最為知君乃為銘曰

畸耶庸耶過耶中耶媚俗者同耶傑不世者窮耶何窮何通惟吾母之從事則不終厥操罔蹤

題馮通白所藏張廉卿尺牘冊子

嗚乎此吾友張廉卿手迹也今不可復得矣往時廉卿嘗從容為余言比者吾書乃突過唐人余曰此不足多也古人書留者以有金石刻也今世漸不知文字可愛重金石刻稀少子書即工世不求無所託以久身死而

跡滅矣視吾徒不能書者奚擇焉康卿曰吾歸於黃鶴樓下選堅石良工書而刻之鑿懸崖石壁使中空如篋陷吾所書石其中別用他石錮篋口四周不使隙也千百世之後必有剖此石壁得吾書者子且奈我何嗟乎此杜元凱欲沉碑漢水者類也彼自信其名之可傳以久而傷並世之莫吾知也則發憤曠覽而徼倖萬一於千百世之後以幾其必不亡賢達高世之志其怪奇故應有是康卿今死矣其所著文章與所作書具在足以傳世行遠固無俟於沉碑鑿壁之為者獨汝綸老鈍廢

學歲月已逝生平志事不一就內顧無可挾以待後來身雖未死媿負吾友多矣可悲也自康卿别余去余則集其生平所寄書札裝池之為六册時時展對以釋吾思今康卿死通白亦裒輯所與尺牘為一册屬余題其後昔莊子過惠子之墓曰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夫獿人亡匠石輟斤者其質死也今匠石亡矣求所謂成風之斤一運於獿人之鼻端者當吾世殆無復有矣雖其質之空存曷益乎嗚乎悲夫

陝西留壩廳同知陳君墓銘

留壩廳同知陳君既卒之二年陝西巡撫上其績狀於
朝有　詔宣付史館其兄大名知府署保定知府啟
泰捧　詔書以泣曰吾弟幸永不死雖然顯於　朝而
晦於野即後進何觀宜得知友文字表於墓道之阡用
昭示來禩遂以狀授汝綸汝綸則為之銘銘曰
君諱文黻厥姓曰陳勔庭其字世長沙人諸生從軍累
官同知饋餉征人壹絕奸欺擁麾白河人曰利藪砥節
營職官贏商阜補官留壩攝鄠縣大開縣門哦誦經
卷民來訴訟釋卷裁決滯獄數百再月而絕留壩僻陋

介萬山中西走隴蜀綰轂其衝民苦繁徭吏歛孔棘貫
貸子錢倍稱取息君壹汰錮出錢假民準物若衣予期
贖歸少取息錢以更徭費豪富失氣徭亦辦治蓋君治
民首乃富之其富無方惟土是宜田少食艱教之蠶桑
募師給種董戒使成成絲不織教之機杼收價絲帛使
咸鼓舞地力未盡教之藝茶茶絲并興傾戎走華　國
家柔遠開關互市方外瓌貨日月以至或益軍國而害
人身朘吾利源納之弱貧吾國之產惟茶惟絲攙雜濫
惡遠賈不求求吾苗種挾以西邁自植其國與我爭利

印茶倭絲遍行西域氈罽加非流入吾國厥弊曷由由吾自病已利不有坐授人柄使凡為吏盡如君才桑茶滿衍利權自持為吾國重夫豈微哉最君吏能異蹟實蕃絲茶之效其尤著云值歲大饑鄉民疾苦便宜發粟以活餓者攜持米錢假與下户冒涉沮洳浸淫溽暑施粥近郊襍作傭保舍中均食日粥一盂自秋徂春流冗四歸官錢不足私財佐之私財又匱繼以假貸既所救振民忘災困君負私券至八百萬嗣是終任一無饑歲民以絲茶用益饒矣君之始至民不知學學附鳳縣入

者麟角君倡其教購書聘師進高材生而面廸之已而横舍學子莘莘鳳縣學籍半留壩人大吏上言專立學官留壩有學建始惟君山邑崎嶇盜所逋逃跡得黨魁名捕其曹盜慴不入入輒捕獲嗣是終任一無刦畧武則盜弭文乃育才匪直富民文武具能留壩十年官滿且還遮留不可涖繞行旃老幼扶將闤市溢壓祖餞未還遽以喪告輟耕罷市走哭相弔或五晝夜踔九百里會喪長安若戚在已控於大官請立祠堂載事於碑以永不忘臚陳治行上之大吏遺愛在民至於如此謂宜

壽考厥施大遐年未五十天乎命耶君積資勞進秩知
府授君告身朝議大夫君之卒年光緒壬辰妻李繼梁
皆封淑人存質存實君之二子卜葬某原祔以前母狀
君行者君兄啟泰御史出守有聲中外由曾及考以啟
泰貴贈如其官毋進益大我表君阡匪詳伊概賢兄之
思用式良吏

姚節婦贊

有婦嬪姚出王系夫曰佃南具父母嫁年十五孀廾四
大男四齡幼襁褓慈稚娛老忍九死尊章不祿一男夭

孝婦號天霜夏雨母哭持子勉就傅力學齎志痛厥考
兒死惟汝一髮繫兒學有立孫繼起劬躬保危厤四紀
有　詔表門旌厥里嗟爾母婦勉肖似誰其贊者冀刺
史

從兄鄆城知縣吳君墓表

君諱某字康之始以孤童子徒步入京師備書部小吏
大學士文靖公實鍫時爲部堂見君所書牘善之問吏
曰此寫官誰也吾有書使錄福一通以來吏曰諾持歸
不與君別使人寫上公怒曰此非前書某牘者迹也以

擿吏吏不得已更持書歸送君君發視則公所自為詩也寫福竟附詩一章入所寫福册中以進公得之大喜折節與唱和期待甚厚已而行役出都以君自隨得數百金歸故事吏從役有私入歸輙分其曹君不習故事不分也於是吏久者交口毀議君久之公又出都又以君自隨得金而歸遂自免去入國子監應順天鄉試不中弟取謄錄既試譚端恪公迎君教授其弟譚公巡撫山東用君為幕客譚公遷河督幕下獨君一人事鉅細一倚辦君於是君名大振汴中自司道以下爭慕君願

與交譚公還京君遂留汴君始為寶公所知有名於京師後知譚公厤齊汴幕府名益有聞攺綸乙丑成進士寶公譚公皆座主兄弟俱居門下二公嘗矜寵之後譚公攝湖廣總督又以君往已而用謄錄叙勞為鹽大使山東由大使從為知縣自是在山東廿年厤署甯陽禹城蒲臺武城章邱諸縣補鄆城知縣所至皆有政績為縣人稱說先後為丁文誠公葆楨陳中丞士杰所識拔而張勤果公曜又前君在汴時故人也遇君益加禮敬君為人通敏能書喜為詩與人交和易伉爽善謔以不

忤於敵以上不能為曲謹苛禮為政簡而有條法斷獄明恕君幼失母育於吾父母與汝綸同臥起遊處必偕長汝綸二歲汝綸始受詩集傳君為錄詩小序於書眉長老見者疑為成人江南亂兄弟皆廢書樵采山中咸豐戊午吾伯兄肫甫徒步入京師就試君隨往至汴錢用絕肫甫留君父執殷閑先生所獨身抵京不中第且還而君亦自汴抵京時秋且盡君尚衣襌肫甫脫中襦衣君為君營書傭乃去君既幼教育於吾父母兄弟皆若同生君在武城汝綸為冀州武城與冀州枝縣鄰接

兩人月一行縣因兄弟會飲其在鄆城余弟詒甫令汶上又相鄰接行縣會飲如武城故事光緒十四年余乞病自免去君亦弃鄆城南歸余送之濟南郭外君謂余曰弟用科舉起易耳吾始出絕艱阻幸多偶合然困殆者屢矣近世士夫多競進獨吾兄弟仕方得意皆自引去此可自慰薦者君抵家三日遂卒十五年某月也年五十有二君娶豐縣張氏一子馥孫先一年卒女適金匱康泉舉人戶部主事君無主後葬未有期汝綸謹摭遺事述家狀始末異日將揭於葬君之阡

跋五公尺牘

胡君列五久客官文恭幕下得諸公手書自曾文正以下曰胡文忠公曰今相國合肥李公曰左文襄公曰彭剛直公凡五人聯爲大卷弆藏之間以示汝綸曰子爲吾發其意汝綸曰功名之際蓋難言哉方曾文正之敗靖港困南昌守死祁門豈知其後贊明中興盛烈如此官文恭周旋曾胡諸公間當時見謂媼相卒與胡公俱饗顯名血食至今不絕也湖南初開幕府左文襄調兵竿食以諸葛君自待而彭剛直徒步千里出入賊中以

赴曾文正之急皆烈士也功有鴻殺名非偶然者二公之論外事皆以持和議購船礮為非越南之役皆領兵用舊法防海未遇敵而兵罷亦云幸矣然世或多二公威望謂能固圉走堅敵也曾文正既殂今相國合肥李公獨膺艱鉅經營遠略垂卅年天下想聞其風采及國兵挫於日本中外歸過焉盛衰有時豈人力也哉權埶既替麻聘方外周遊九萬里所至國君優禮過等他國使臣望塵不及皆曰此東方畢士麻克也畢士麻克者德國名相也西國人舊以李公配之東西並峙焉

國兵新挫而宿望故在其是非之不同如此中國詩書之說春秋功罪之律殆非海外殊方所與聞知也已

黃求庭墓表

始余為冀州求士於前政今山東巡撫李公得二人焉曰李馥堂某曰張楚航廷湘馥堂年已七八十有大議時來會州宅余嘗禮於其廬而不復煩以事事大小一倚辦楚航於是讒謗朋興楚航欲自引退余慰薦勞謝之而時時從楚航訪求賢士楚航矜慎其選當是時每得一士雖戰勝而得一國不足喻其喜也最後乃得黃

鳳翔來庭來庭光緒丙子舉人教授閭里楚航數數為余道其為人顧不可强而致久之聞余經畫書院有起色又得賢師乃始一涉足書院中余從衆中望見來庭端靜沈毅君子也坐與語合意來庭自悔相見晚自是月一會書院是時余所得州士並來庭數之已十許人凡有施為便不便興革於民必與此十許人者共之此十許人者其視一州之事皆若家事然先事則商較利病事及則均勞逸忍謗怨爭難趨險競智獻力不稍觀顧畏避瑟縮也其風類動撓旁逮鄰州比境與余久故

者皆來會事就功武強賀墨儕孝廉溧州張溯周秀才其尤箸也余待罪是州州有期會諸君勸趨不勸而吏此者反媮假安拙坐享其成余以是媿之而來庭於其間狷介呐口遇事殫盡誠悃勤求善敝其始出由楚航而論議趨尚不為苟同性好學問尤暱就余時時相從論學及余引疾去州諸君意戀戀不忍決舍余後嘗偶過州下來庭與向之十許人者即夜驚喜傳相告以來會犂明四面而至樂飲三日脫車轄藏馬韉不令驟去也嗟乎昔浮屠不三宿桑下余獨何能恝然於諸君

子耶是後余久客保定楚航與諸公往往以事來省余獨來庭授經不出未嘗一來問遣其子錫齡就余問學已而亦散去去年七月余有弟喪會喪於汶上九月還保定楚航來唁余則聞來庭死矣悲夫余去冀八九年來庭跡雖疏濶心則傾向余凢吾舊政有所變易改革來庭輒不可於意傳語謝余耿耿若有不釋然者余既無移德於是州其一二遺蹟皆已陳之芻狗何足復顧藉而來庭獨眷眷於此則吾於聚散之感亦何能無概於心又況重以生死之戚乎今年錫齡狀來庭行義年

徵文表墓余於來庭其何能已於言也來庭以光緒廿一年九月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一其葬祔黃氏先兆在冀州西北若干里曾祖有起祖立泰父萬清妻尚氏子三錫齡戊子舉人錫榮錫祺皆州學生

弓斐安墓表

君少孤廢學學治生以資使兄弟學兄弟學皆成立為諸生有聲學官而君以一身生聚衣食百口者餘五十年躬行孝弟有餘財則施與居鄉里能避怨憎而治生益精以力思慮績治凡所營度利病豪芒剖析翔審專

其業者不能逮也善構造構造室堂門塾以楹計前後累數百法皆自定欂櫨枅栭瓴甓之屬先事商功度用調笮既具召匠朽賦之役不失尺寸粲悉尤善為田田高下燥濕瘠沃時其稼種所宜而進退增損之每歲初行視原野歸則誥誡田者某所宜麥某所宜稷黍某所宜菽宜麻宜薯蕷吉貝穀某種宜植某種宜穲如其教則熟不則多稃不人雖沮洳潟鹵不易治之田君一相度審所宜樹無不倍收其精如此蓋古昔治生之學作室稽田二端要矣周初尤矜重之後世以為勞又賤棄

不習習此者大抵蠢愚椎魯無聞識之民先後輩口相傳以故法二三千年來不聞有變往制開新利者匠氏成屋千室一法耳吾嘗與西國人往來見其室圖百數十法隨所擇用之不顧顧故常也就其法之不易者則以木為堂皇而窟室其下以謂地之氣能敗損人若物其高以尺計者大率五六焉是故空其下使氣旁出不以及人而門牖之啟閉有機焉以聚散光熱出納炭養人居其中便體躅疾此化學養生者事也中國之儉簡者猶或非之至為田則用機器代人畜以耕一器之用

廿於人之功而四五於牛若馬其說田九地之質其別十有四四氣十金揉而和之以孕萬有偏勝焉偏絕焉則生也不蕃草木穀蔬之質與地相得也則宜矣也則不糞田之物類視田質之衰少者而捋補焉譬之醫然羸不補補不羸病皆不起糞穀地參相得矣又益之以電學則其收也五於其故九其為學至深邃微窈大率類此蓋皆本富之至計未宜以來自異國而閉距之也今 國家方議變法變法莫急於治生恨學未易明耳君生不聞西學而所得輒闇與之同則天與優也假令

君明習西國築室治田之術於以倡導閭左研悅致行之其於尊生强本豈小補也哉君嘗自憾廢學以君之能視世之咿唔文術以求舉選拾殘遺盜朽蠹以矜高曹輩者其得失何如也君諱某字斐安安平弓氏嘗以饑歲賑災民有勞由貢生加五品銜卒於光緒甲午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三曾祖炳翼祖允升父省度世以儒為業君娶王氏繼娶吳氏趙氏男四人長者汝恆汝恆生均皆副榜貢生其餘孫三人曾孫二人汝恆均先後從余問學君之葬也汝恆狀君行徵文乃敘論其利賴

於世者使歸而揭於弓氏之阡

石埭李氏族譜序

余讀唐書宰相世系表見其所列氏族多出自古公侯將相名臣其傳系著望往往千餘年不絕而怪今之世舊族何少也說者以謂自魏晉行九品官人之法士之齒朝籍者率取之世家其時世家子弟亦多明習國故不墜世守以保族滋姓及後世取士用科目科目不世得公卿子孫或降皂隸其興替不常也固然然唐世已改科目而舊姓相承不絕逮北宋以後而向之所稱崔

盧韋杜者乃始曠不見紀此又何也得非五代之亂薦紳之被禍視前世尤烈抑古昔名賢世澤久而不能不稍衰歇也歟石埭李氏本自宣城當唐宣宗之世李氏之別子曰伯陵始居宣城以孝義顯聞觀察使孔温業上其事詔旌為義門賜田宣城之龍門里其後世遂稱義門李氏宋太宗時有曰登者仕至太常禮院中書侍郎始居太平之美溪高宗時曰回者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謚文端生子約三約三子旭復居龍門以先世有賜田為賜田李氏約三之後族益蕃衍散處

宣歙池諸州所居皆以田為號號為七田居婺源者曰館田居青陽者曰徽埂田曰管埠田曰上章田居涇者曰竺田曰頃田而居石埭者曰啟田啟田之李自宋景定間始遷元明以來世有譜諜自道光元年以後至今七十餘年族長老始議增輯而其族蔭棠大令問序於余蔭棠為縣奉天直隸卅餘年所至有能聲而與余交最久余不獲辭則為考約三所為家誡及譜而為之最其本末發明其意家誡謂伯陵賜田事詳勅册其譜云中書侍郎登為石磐藏大唐賜田勅蓋李氏世世守此勅

而其事不見於史史家謂宣宗時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二三信矣約三又稱其族爲唐魏王泰之裔泰太宗子後降封濮爲濮恭王約三稱魏者從其始封而名之也伯陵名不見於新史世系表蓋宗室後裔降爲士庶表不能悉具約三宰相子所謂明習國故者其言必有據然則江南諸李出自有唐宗室殆無疑也今譜自約三之父參知政事回上至中書侍郎登凡七世自中書侍郎登上至始遷之別子伯陵凡八世皆有名字官位可譜自伯陵上至濮恭王泰世系斷續不可譜譜自伯陵

以下蓋七田之李同祖約三約三以上居宣城者為義門李氏居太平者為美溪李氏約三以下自太平復居宣城者為賜田李氏凡江南諸李皆祖伯陵皆本義門為始由義門而美溪由美溪而賜田由賜田而分散為七田皆大姓而啟田著望尤蔚然敦茂厤世有人其世序遷徙枝別條繫大畧如此今世舊族希矣北方人家大率無譜諜不能自言其世南方之族考其始遷至今遠者率不過十傳廿傳獨大江以南用南唐納土於宋不被兵故往往有唐世舊族然其始起或微弱專用積

淳滋衍獨李氏之族始以義旌又李自帝王之系視唐以前所稱古公侯將相名臣之世無媿也吾是以尤望李氏子姓之不墜其世守也是為序

榮成孫封君神道碑銘

榮成孫卿祿田將葬其考孫封君於濰縣草廟之阡先事走保定以所為事狀授汝綸徵銘會汝綸有弟之喪未及為而失其狀逾年更寫狀以來貽書曰祿田始聞吾子名自武昌張先生張先生與先人為兄弟交祿田獲從游先人之沒乞銘於張先生未及為而張先生卒

惟先人屯蹇抑塞於生前必求光顯於後將吾子是賴汝綸讀其狀曰府君諱福海字鏡寰世為榮成人祖如維考苑翔皆縣學生皆贈榮祿大夫府君少有文譽為諸生屢試不得意即弃去改用宛平籍入宛平學舉道光廿三年順天鄉試又久不第咸豐三年以知縣揀發湖北始還籍榮成為榮成人是時洪秀全反湖北列城多失陷九月賊犯武昌君縋城出迎饟中途以便宜發練卒禽賊百餘人歸分守東南門總督吳文節公夜巡城天寒見府君衣裘薄解所服狐裘以贈圍解文節公

將上其功會殉節黃州不果上是後湖北先後大吏如
胡文忠公新繁嚴公曾忠襄公皆偉視府君厤署隨穀
城漢川天門漢陽鍾祥蘄興國諸州縣事所至有名績
然卒不補官累加同知銜升用同知賞戴藍翎加運同
銜換花翎俟補同知後以知府用然未實升一級在穀
城百姓立碑頌德以失守奪職以漢川捕蝗力復官在
天門三年天門人為立生祠時方用兵東征財用急以
歲歉催徵不力奪職以　穆宗登極恩復官君居官持
廉不有其官一錢於進取泊如也再奪職罷官屏居武

昌郭外築小樓棲止其間命曰亦愛樓為文以記脩然
自得邑不加戚既復官署漢陽事邑不加喜於民生利
病興罷若禍福在已不勇趨避不肎即安先是在天門
修鍾祥漢水隄幾萬丈民賴之及在漢陽又築漢口堡
砦長千九百餘丈民又賴之大府亦習知府君能稍稍
嚮用矣去漢陽未幾遂署鍾祥漢陽鍾祥皆附郭名縣
也會任狂賴文光等率黨自豫入鄂蘄黃安雲夢等縣
陷天門分軍犯安陸府君與知府覺羅同某登陴守禦
凡五十餘日先後儲備兵械芻糧薪炬之屬犒賜之費

累鉅萬金由是逋負以萬數會援軍餠集圍始解先是
府君官湖北十四年不將家到官任鍾祥夫人始率子
婦盡室以來城圍方急知府謂府君吾等妻孥在圍城
中亂人意奈何府君曰民室家盡入城就保某已戒家
無敢去知府然之是歲鍾祥大水府君完隄振災鍾祥
人又立石紀績然自是迄府君之終鍾祥逋負竟不能
償所遇多阻抑矣嘗一再署蘄興國二州然無盜也已
而遂以疾卒卒年六十七光緒元年十二月四日也貧
不能斂卒後所逋負大府始釋不問府君先後厤八邑

當官直道正行人亦無忤雖困約不言貧嘗稱處患難不能樂道必非知命之士習吏事條理秩秩嘗上書胡文忠論天門錢漕積弊文忠從其議斷獄明決在漢陽有某總兵使奴客賈漢口奴客姦利置石篋中告逆旅主人竊篋金計贓鉅萬府君驗篋石非漢口物一訊引服其亭決疑滯多此類其他服官行蹟祿田兄弟隨侍日淺不盡知狀述其耳目所熟聞見具如此武昌張先生者鄂之賢人也名裕釗字廉卿曾文正公高其學行嘗屬書先生以韓孟雲龍爲比先生之賢在道德文章

其在衆若無能者文正嘗薦之胡文忠文忠客禮之文忠公薨先生不容於鄂文正聘至金陵竟文正薨留金陵不去繼文正治江南者多賢帥左文襄沈文肅其尤也然於先生皆不能有加禮衆人之而已後去江南之保定依合肥李相公老而歸鄂鄂帥又賢也而先生卒以無所合轉徙襄陽流落關中以死蓋賢之難容於世也如此君在鍾祥迎先生至官舍尊事之爲上客遣子祿田從先生遊祿田以此有名於世其識足以知賢心又能篤好之近今未有倫比也世世所稱賢者智名耳勇

功耳智名勇功之賢接跡於天下而天下卒以不理者無道德文章不足持世變故也有其人如張先生者人又以粥粥無能忽弃之蓋非識足以知賢又必能篤好之如君者賢故未易得也是故君之吏能在當世為至高而識者尤多君知賢能得士以為不易及謂君惟能禮賢士故在所有名績如此而恨君位不充其能為可惜也君子四人長曰祿源附貢生江蘇知縣次即祿田進士由刑部主事出為宿松知縣既引退大臣多薦其賢　天子降詔褒其篤行加五品卿銜次叔謙舉人祥

符知縣次季咸選拔貢生祿源季咸皆早卒孫男三人君始授朝議大夫以祿田官刑部遇覃恩加四級封中憲大夫以叔謙加三品銜封通奉大夫叔謙又輸財助饟封君爲榮祿大夫狀所稱屯蹇否塞於前而光顯於後者庶其在此君凡再娶前夫人王氏早卒事不大傳後夫人于氏在家能配君之義在官能成君之化自祿田以下皆于夫人出君之葬也兩夫人之喪皆祔焉汝綸既慕君名績又嘉君能得當代賢人乃不辭而爲銘

銘曰

猗嗟君儒起家吏八城張大蘇世弃賢敝蹝如為君得性命俱治亟聞宣蒙嘉垂翼飛施不遐家兩子分遺餘昆聲高第續多身不有後之奢撫功行告遠者

左文襄公神道碑

贈太傅二等恪靖侯大學士謚文襄左公者湖南湘陰人也諱某字季高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公少有大志使氣喜為壯語驚衆年廿一與兄宗植并舉於鄉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究心輿地兵法討論國聞名在公卿間道光時

英吉利構禍公已深憤國兵之不競當事之淟涊恇怯顧不肯苟出年且四十顧謂所親曰非夢得賢求殆無幸矣會廣西盜起始佐湖南幕在幕府以諸葛亮自比與人書輒戲自署為亮人亦以亮歸之屢兵四援尤以策應曾文正一軍為已任常曰曾公辦賊之人不可不赴其急胡文忠在鄂屢謀劫公出助而文正曰湖南吾根本不可無左公愼安無動是時公名日盛 文宗虛己待公知編修郭嵩燾籍湘陰 召問嵩燾若識左某乎何久不出也已又問年幾何矣對曰四十七矣 上

曰過此精力且衰當及時為吾出辦賊汝可為書告左某諭吾意於是胡文忠聞之喜曰夢得賢求時至矣會有為蜚語上聞者　文宗察其誣而下詔曾公詢所以用公者於是　命以四品京堂從曾公治軍已而蜀事急又　命公治軍入蜀公曰蜀緩吳急吾當從曾公乃以五千人東助曾公初曾公創立軍號曰湘軍湘軍制四哨為營營凡五百人諸軍遵用之獨王壯武公鑫不用別為營制公所募五千人參用壯武法有營有旂凡三百廾餘人不稱湘軍別自號為楚軍楚軍名由此

起公既成軍而東胡文忠為書告湖南曰左公不顧家請歲籌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而曾公見公所居幕陋小為別製二幕貽公尋請以公為幫辦率師援浙 上命曾公節制浙江曾公固讓薦公督辦浙軍杭州陷薦公為浙江巡撫已進閩浙總督仍兼巡撫浙事平然後謝巡撫事入閩視師公起湖南幕府提五千人出襄曾公軍轉戰江西皖南入浙江遂復杭州翦翼披枝以助成金陵之功由浙而閩四封清夷卒聚殲窮寇於嘉應使粵盜滔天之禍根株鏟絕蓋金陵之功於是始竟也

先是曾公胡公謀取金陵以今相國合肥李公為北軍出淮陽以公為南軍出皖南其後李公自上海取蘇州公自徽婺取浙而金陵平如其初議於是　上嘉公功封一等恪靖伯移督陝甘授　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與李公會兵平捻逆張總愚加太子太保關內肅清補協辦大學士回疆底定進封二等侯自公始出領軍至是在軍中凡十有八年始曾文正以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公本以異數由舉人入相至是亦以大學士封二等恪靖侯湖南先後兩相侯世以為榮自英人搆禍

後外國既數數生釁俄羅斯乃安坐割地而方內叛者迭起粵盜最劇次者捻逆次者回公皆手芟薙之收其成功而塞外平回 朝廷尤旌寵焉塞外回其酋曰帕夏本安集延部之和碩伯克也安集延故屬敖罕敖罕為俄羅斯所滅安集延獨存帕夏畏俄逼闌入邊據喀什噶爾稍蠶食南八城又攻敗烏魯木齊所踞回幷有北路諸城收其賦入及陝回白彥虎被剿竄處烏城臣屬帕夏帕夏能屬役回衆通使結援英俄購西國兵械自備英人陰助之欲令別立為國用扞蔽俄 今上初

公既平關隴而海防議起論者多言自 高宗定新疆歲糜帑數百萬此漏巵也今至竭天下力贍西軍無以待不虞尤失計宜徇英人議許帕夏自立為國稱藩罷西征專力防海公曰關隴新平不及時規還 國家舊所沒地而割棄使別為國此坐自遺患萬一帕夏不能有不西為英併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土地坐縮邊要害盡失防邊兵不可減糜餉自若無益海防而挫 國威長亂此必不可當是時文忠公文祥當國獨善公議遂決策出塞不罷兵既克烏城進規南路帕夏聚黨抗拒

會道死二子爭立內亂羣回解體兵至喀城而帕夏長子自立者帕克胡里與白彥虎皆遁逃入俄兵不血刃而塞外平新疆復矣公用兵規遠勢防後路尤善審機隨賊勢變遷不常其方畧籌西事尤以節兵裕餉為本謀軍始西征慮餉由各行省協撥不能如期約請一借貸於外國商賈人得成數濟軍令各省關分償債子本許之及決策出塞會滇中殺英人馬嘉利海防戒嚴餉匱公乃議借外國債千萬用十年分償沈文肅公尼其議、 詔曰左某以西事自任國家何惜千萬金為撥款

五百萬　勅公自借外國債五百萬出塞九卄月而新疆南北城盡復者饋餉饒給之力也公初議西事主興屯田聞者迂之及覩公奏論關內外舊屯之弊以謂挂名兵籍不得更事農宜畫兵農為二簡精壯為兵散愿弱使屯墾然後人服公老謀以為不易及　國家承平久武備弛不振而海外諸國近百年以來日出其航數氣化光電之學用之治兵制器爭以武節相侈神怪挩出每變益新雖中國屢平大難彼猶私議以為脆弱也至公平帕夏外國頗稍稍傳說公而公與曾公等自始

治軍時即欲稍取外國長技用自輔益公尤不耐久忍詢顧內憂未艾耳內平行且事外務欲一振援抗 國家威稜先是俄人乘回亂入據伊犁城公既恢復新疆 國家因遣使赴俄議交收伊犁議久不決有 詔備邊公亦席累勝之威親出塞至哈密整軍待發頃之 召公入備顧問公入而伊犁還俄事定遂 命入值軍機兼值譯署居數月引疾乞退 命出督江南法人攻越南自請赴滇越督師檄故吏王德榜募軍永州號曰恪靖定邊軍法人議和 召公入再值軍機法人內犯

詔公視師福建撫王壯武子詩正潛軍渡臺灣號曰
恪靖援臺軍詩正至臺南為法兵所阻而德榜會諸軍
破法兵於諒山和議成再引疾乞退以其年七月癸亥
薨於福州年七十三明年歸葬於善化之某里某原公
性剛行峻不為曲謹小讓始未出時與曾公胡公交氣
陵二公出其上二公皆絕重公公每語人曰曾胡知我
不盡三人者相與會語公輒題目二公亦撰語自贊務
壓二公用相謿謔又嘗言當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
餘二人謂二公也公與曾公內相傾服至趣舍時合時

不合既出治軍交驩無間矣及金陵平又以爭是非不合後曾公薨公西征在肅州聞之歎曰謀國忠知人明吾不如曾公也中興諸將帥大率曾公所薦起雖貴皆尊事曾公公獨與抗行不少貶屈厥後與曾公位望相埒俱以功名終曾公議外交常持和節公鋒穎凜凜向敵士論以此益附顧志事未竟初平粵盜即建議在福州設船廠購機器募外國人造船設求是堂其中教子弟習外國語言文字算數測繪法移陝甘且行奏起沈文肅公主船政西事既定在蘭州設織呢局購開河機

器治涇水上游在江南議購船礟防海視師福州又請增製船礟公精吏事所至恤民興學理財治水利閩浙裁兵加餉各行省援用為法而於製造船礟尤兢兢議者惜公材用之未竟其志也公娶周夫人先公卒側室張夫人子四人孝威舉人以廕為主事先公卒　旌表孝行孝寬郎中孝勳兵部武選司主事孝同候選道員孫十人冢孫念謙襲侯爵通政司副使曾孫五人汝綸辱與孝同游孝同以公墓碑見屬乃為銘曰

維清有家襲聖其延在亂而撥孰競有人完窳樂羸羑

始曾公誰其代興公功與朋在　文　穆世盈羣附邅腹蠱其已或齧於邊勍者旁睨相帀欲亂公曰吾故弃則不可飈發霆擊吾封有塹國功斯藏公志未慊彼敢吾瀕吾熸不焄忍此斁槃死媿在顏韔弓踠馬萬古一搶世高公功公志或蘉無恃而憍挾公自張偏指傲權豈公謂臧謀所已施戚謀孰當英霸之畧中試而藏誰起九原為國鉅防鐃詩貞石下告茫茫

汪星次墓銘

汪星次名應張汝綸弟二女壻也年廿中光緒壬午科

舉人又九年客死於懷慶始星次父布政司銜署河南南汝光道景度嘗從吾父學吾為深州布政公入覲枉道過吾州定昏而去吾遭憂在家布政公亦攜星次歸桐城是時星次年十五六見余於張氏園麗晳端豐偉然大男子也其後吾宦天津布政公時時寄星次文字見示未之奇也補官冀州遣吾弟詒甫送女至汴梁歸汪氏賫贈貧薄布政公至慚其僚稍稍補益之星次曰父母愛我甚益自刻勵嚮學其秋江南榜發則聞星次中弟矣又後數年星次挈吾女甯冀州州宅內外宗無

者稱疏戚見星次皆加敬愛幕下賓友無愿黠通介與星次遊處退皆曰星次端謹君子人也好學自力為文讀之知其學日進而未止考其行義知其於道近而欣然有慕於中也其道未成其文未大鳴於世而宗親徒鄙見其人退斂其所業皆意其後之必將有以為也孰謂百不一訓而竟以夭死悲夫君死懷慶父母皆前卒吾女自汴奔喪不及視含歛欲相從死不得亦未忍赴告余也久之君弟茂生始以君喪告且曰嫂骨立懇不得活時詒甫解官汶上家濟寧遣子弟迎吾女而吾兄

弟乃北至天津未相見也居數月女還汴又再逾年余始迎女至保定得間輒欲覓死素不習為文慟其夫早死乃學把筆為夫行狀以求文於當世能言之士余悲其志之懟而思所以弛其哀乃追為之銘星次無子有二女皆幼其長女吾為許字太湖余氏直隸候補道文炳之次孫文炳吾友也星次死以光緒十七年五月其葬在武陟某地以十八年十一月至廿二年弟茂生生子以為星次後銘曰

孰不夭閼於子則酷孰後必昌而子獨駿既優以生又

逮之成謂違於到而固不竄厥積彌加而流不遐顛而更牙報其是耶孤煢靡依天乎其奈何

誥封一品夫人葉母徐夫人墓誌銘

夫人懷甯徐氏父大咸武安縣典史咸豐四年粵盜陷武安以身殉城予雲騎尉世職夫人以道光廿七年年廿一歸葉氏為　誥封光祿大夫布政使銜河南南汝光兵備道諱某之冢婦　誥授光祿大夫陜西巡撫諱某之配而今直隸候補道某之母也於重親為孝婦於夫為良嬪於子為賢母自初迄終生長貴富被服飲食

以儉為榮大戚不矜小約不毋始來歸祖姑趙太夫人春秋高方伯公時守南陽命子孫婦更休番上娛侍親舍夫人宴語從容趙太夫人大驩及趙太夫人遘疾夫人昕夕在視方伯公稱其至性咸豐元年方伯公遭趙太夫人之喪盡室歸懷甯未幾粵盜輒擾安徽懷甯附郭縣一夕數遷夫人轉徙惶遽而扈匜甘滑必躬必虔不假他手方伯公還沭服官夫人率先介婦承事尊章罄羞潔膳不怠益謹既移所以事趙太夫人者以事舅姑及姑某太夫人卒則又併心一力以敬事君舅先後

邑養廿餘載中丞公少離二親從軍旅不內憂子職缺者夫人力也其後中丞公已補清河道夫人猶留汴侍親久之方伯公趨令北之官所於是移所以事舅姑者以賓事中丞公中丞公自保定至陝西自按察使至巡撫夫人一隨左右中丞公時或盛怒夫人屏息潛伺紓徐諧婉譬解萬方威霽愉還乃後退止中丞公勤官事肩寄任不內顧家者夫人匡助為多夫人慈惠謙約服御無文綺之飾言容無急遽之節助貧振難力不遺餘而自勑益嚴不逾寸尺中丞公既捐館舍又移所以匡

助中丞公者以誡勅良子觀察奉母來官直隸直隸中丞舊地寄惠猶在夫人安之於是夫人老矣持操如初觀察持身持事望實崇起上下允洽翳夫人之教訓也光緒廿年夫人年七十觀察稱觴召客夫人以為汰也而禁約之資性沖挹隆於慈孝厚德載物內外和宜用能備享成勞膺受多福圖史所記罕與倫比以光緒廿二年八月考終正寢春秋七十有二先是夫人康彊無疾觀察如天津白事大府而夫人暴得疾二日遂不起觀察扶服歸不及視含歛用是哀恤深至泣血呼號既

息而息則以幽堂之刻宜有以圖永久於是以狀授汝綸使為之銘其葬以某年某月日卜兆於某地丈夫子五人殤者二人觀察其冢嗣也次元澤官郎中先夫人卒次元佐孽也女一人適同里姜保治孫二人崇質崇樸銘曰

朝潔而飧夕祉之安一瞬不在側周呼使前違離旬日遂終天天乎人乎知乎聞乎孰聞孰知勿滅性以悲生受成福沒有聲施方伯之婦中丞之妻觀察之母實永貞於茲世世萬子孫利賴之

送陳伯平太守入覲序

揚子雲云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或曰祿餓之於隱顯迹而已高且下焉無以為也或曰以厲夫尸素者也夫祿隱之於尸素也異趨尸素者食焉而不事其事有難而循循焉避之者也祿隱者蓋有意乎其事矣而或從而尼之甚乃摧之以敗其成也排之以危其生也而祿焉者自如也以敗且危者任之天以若尼若摧若排者任之人不以膺吾意也然卒不能事其事則以是為隱焉而已士各有時於是時也雖使古所稱志介者當焉亦

不遽激而為餓也不遽激而為餓而且餓雖餓不顯矣時其難也尸素者循循焉避之祿隱者於此又不惟餓之一塗也蓋有湯鑊以徇之者矣有乞假以援之者矣有陽狂以逃之者矣有厲啞以報之者矣有師旅以興之者矣有繾綣以從之者矣有委蛇以俟之者矣有艱貞以維之者矣有濡忍以悲之者矣亦有窮餓以持之者矣是故時乎餓而餓不知其顯也時乎祿而祿不必於隱也夫何高下之紛紛乎揚子之為是論也為東方生言之也東方生之拙夷而工惠也淺之乎論夷惠也

或降且辱焉或不焉孔子論定之矣斯揚子所從折中也雖然揚子之持論如此即其身之出處宜有以實其言矣漢之祚潛移而揚子之祿焉者自如焉後之知揚子者顧以謂揚子之視埶利蓋泊如也或曰揚子之道合於箕子之明夷或曰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所知小矣是二說者其於所云高餓顯下祿隱之恉其亦有合乎不乎此殆未易以迹求也由揚子之言以觀揚子之道尚其於埶利泊如也雖時乎其難而不必於餓也況時之不遽激而為餓者乎保定知府長沙陳伯平

仕有道之時出入有名績揚子之言與其道皆不足比附吾伯平而伯平嚮者之論議嘗有取於汝綸之遜退今伯平政成入覲而先奉其母夫人歸長沙或者殆將不出乎士之慕望伯平者合文辭以寵其行汝綸爲之舉揚子之說以進亦謂吾二人之相與固不必遇之以迹乎伯平有弟曰覲虞與余遊最親以善是行也與伯平俱南將以知府待闕於浙江伯平其以吾言示之且以爲何如也光緒廿三年六月朔桐城吳汝綸敬上

潘藜閣七十壽序

國家岸江海開闢通市海國遣重臣分領海事而上海天津最為南北都會上海遥隸江南去京師遠不專決事事以故稀簡天津則大臣旌節所駐地卅年來中國取資西法開新造大事咸集於天津為外商旅朝夕請事地又近京師內外取決視上海劇且十倍官其地者非有長才更變多則或毛髮事失機宜至胥一國受其敝往往然也知府之為官上海所無獨天津有之其職通上下關中外安邇綏遠蹟微埶鉅利害所繫驚刱譎變自大臣及關道思有所未通議有所未符諮諏訪問

皆將於知府焉決之而知府或老於仕宦不暇問五洲之遐邇有約諸國之何名或新進後生不親見同治以來 國家交鄰輕重得失之已事驟當其任而不知所以堪之於是中外議者一責望於大臣關道不復論知府之有無也光緒卅三年吾友潘君藜閣以保定遺缺知府補天津知府於是君年七十矣衆謀所以壽君者皆曰潘君自少官江南居上海最久佐上海關道有勞最著後改官天津又卅年嘗厯任宣府緣邊州縣所至有續而官滿輙還天津與聞海政信可謂才長而更變

多者也同治以來鄰國交際之已事皆所目接而心識
五洲遐邇有約諸國之人才風教皆所飫聞默見而習
知也以是而為政於通市之都會足以堪其事大臣闗
道之有遺漏足以備顧問知府於是得其人議者不得
視其宮若無有大允衆所稱願具如是是足以壽潘君
矣沒綸交潘君久獨於潘君不能無私望也蓋自甲午
用兵以後外國之使益驕吾國困於因循無以易乎其
故士大夫衆知中外之不可以復隙也則一切以濡忍
容納之夫不習外國之情勢而謬欲相抗以武勇是之

謂債强債强則為　國生事生事不可也不習外國之情埶而一切以濡忍容納是之謂尩弱尩弱則為外國所輕且益召侮召侮愈不可也凡與國之交無過强弱二策令二策皆不可則所處殆益難雖然因變赴埶以曲中其竅卻當必有在譬之操錢入市物有定價問價者不能得或過焉或損焉則賈者且自售其欺得其價則相視以解此固大臣關道之所有事而知府與有責焉者也潘君通敏英斷覶時變且老而始莅事其有以得其要領矣汝綸違隔數百里外不獲躋堂稱壽與觀

新政他日從君游尚當操几杖負墻避席而敬問之

鄭筠似八十壽序

往余在曾文正公幕下則聞鄭君筠似畿輔能吏也顧未及一見其人後十餘年余爲冀州鄭君奉檄來攝武邑武邑於冀枝縣也於是與君始相識每過州相存問見其爲人龎眉方口威重縝密余益以是信其能武邑書院廢久矣君至則議興復之募富人出錢建講堂齋舍爲屋若干楹寸椽片石皆稱量自心左規右度務底精好而後即安工既訖功以餘財爲子本收其息入爲

用手定教條聚生徒購書迎師恣使問學故事攝縣李一年為限余為請於大府留君三年以竟其事自初迄終經畫井井於是武邑之俗大化君生平未一補官唯在武邑為最久他所臨涖滿一歲輙代去不能大有施為觀所粗試於武邑者如此則其中之所蓄其未出而盡試者多矣畿輔自曾文正公今相國合肥李公相繼為政勸厲吏治州縣賢有名者大氐簡拔薦擢以去有起而秉節開府得重名於京朝者君在冢中治行不為後人遇上官又盡明哲宜若可奮起而有以自見矣顧

獨浮沉三四十年未一補官其故何也往余在官時嘗戲語人曰事貴能持久吾入官廿許年不遷一階不加一秩出視同列如立衢街觀行路來者輙過無肩隨者不可謂能久矣乎君笑曰視待闕四十年未一眞除者何如蓋君初入仕以舉人教習教習途最隘當補官輙爲他途所捷得故宦久不遂如此世輙言用人當擇賢儁此妄也　國家補官自有資序不能因一士賢否變紊經法勢自宜耳雖上官好賢曷益哉雖然人各有以自得世所好美一人不能專也君雖未一補官自始仕

至今數十年所見仕宦聞升沈顯晦榮辱之變不可一二指數其與君比肩班立未幾得意高遷以去者有矣或方遷而年不少待或既遷復跌一落不再起甚乃戚戚以天閼其生者前後相望不絕也而君晏然猶昔既老而不衰余弃官且十年君猶執板叅謁長吏數數攝劇縣談者追論君舊事已如隔世而君康强純固方與後生少年揖讓唯諾見君者輒疑君尚是五六十歲人然則君雖浮沈一世無所得於時其視世之方歡遽戚勤勤一世以覬所欲有有之而不能久其生以饗焉者其

得失果何如也光緒某年某月爲君八十生辰前期君賓客子姓謀所以壽君者君固不許既而曰吳子知我若必壽我者唯得吳子文爲可於是衆相率來請遂書次綸所知於君者以爲君壽

送季方伯序

國家專閫之任寄之督撫而常儲其選於兩司布政之視按察相差也而劇易懸絕按察使治理效乃擢布政每行省巡撫缺必於布政乎取之故布政遷階也督撫之任有內政有外政內政者踵常途已耳受成事已耳

一平世三公優為之顧不足以治外外政之成也有長駕遠馭之才焉有締交伐謀之智焉有折衝禦侮之威焉有尊主庇民之術焉有開物成務之能焉有轉移風會之用焉有陶鑄人才之器焉有日新月盛之績焉有取長翼短之益焉非得文武幹畧能撥亂持世變之材未有能充乎其任者也今　國家之埶急外政矣言者顧謂其本在內海上兵罷世之號能內政者　朝廷往往拔而置之督撫而司專其責以治內而內卒不加治凡內治云者非今之所謂踵常途受成事而已也蓋必

振民之窮而使之富焉必開民之愚而使之智焉今之內治者無所謂富民之道也能不害其生斯賢矣無所謂智民之道也能成就之使取科第於有司斯才矣民固窮也吏雖不之害其窮猶若也民固愚也雖成就之使掇科第其愚猶若也又況不能成就之反害之者天下比比也循是不變窮益窮愚益愚今外國之强大者專以富智為事吾日率吾窮且愚之民以與富智者角其埶之不敵不煩言而决矣而所以富智民者其道必資乎外國之新學是故外政之不脩欲求內之獨治不

可得也督撫之任兼内外布政則專職乎内外之不侔吾無責焉繇其為督撫之遷階也故必兼明乎外政而後望與實孚而有以裕乎其思雖然能此者罕矣光緒廿有三年六月　朝命以直隸按察使江陰季公為福建布政使公之内政既聞乎　朝廷矣今且慮材屬役議興建學堂以講明外國之新學議甫集而　還命下衆謂新學且中輟也公則毅然獨任手定其規制而後授代識者於是知公之外政又將大有立於世也其繼是而膺專閫之任有不優衍而綽裕者乎始公自長蘆

運司遷福建按察使未行改直隸令又有福建之遷或曰公大父督閩浙有遺惠天固將用公趾前美也或曰閩褊迫不足展公能宜有後命公皆無成心也且行謂汝綸曰何以贈我遂書公之明於外政者以為天下賀